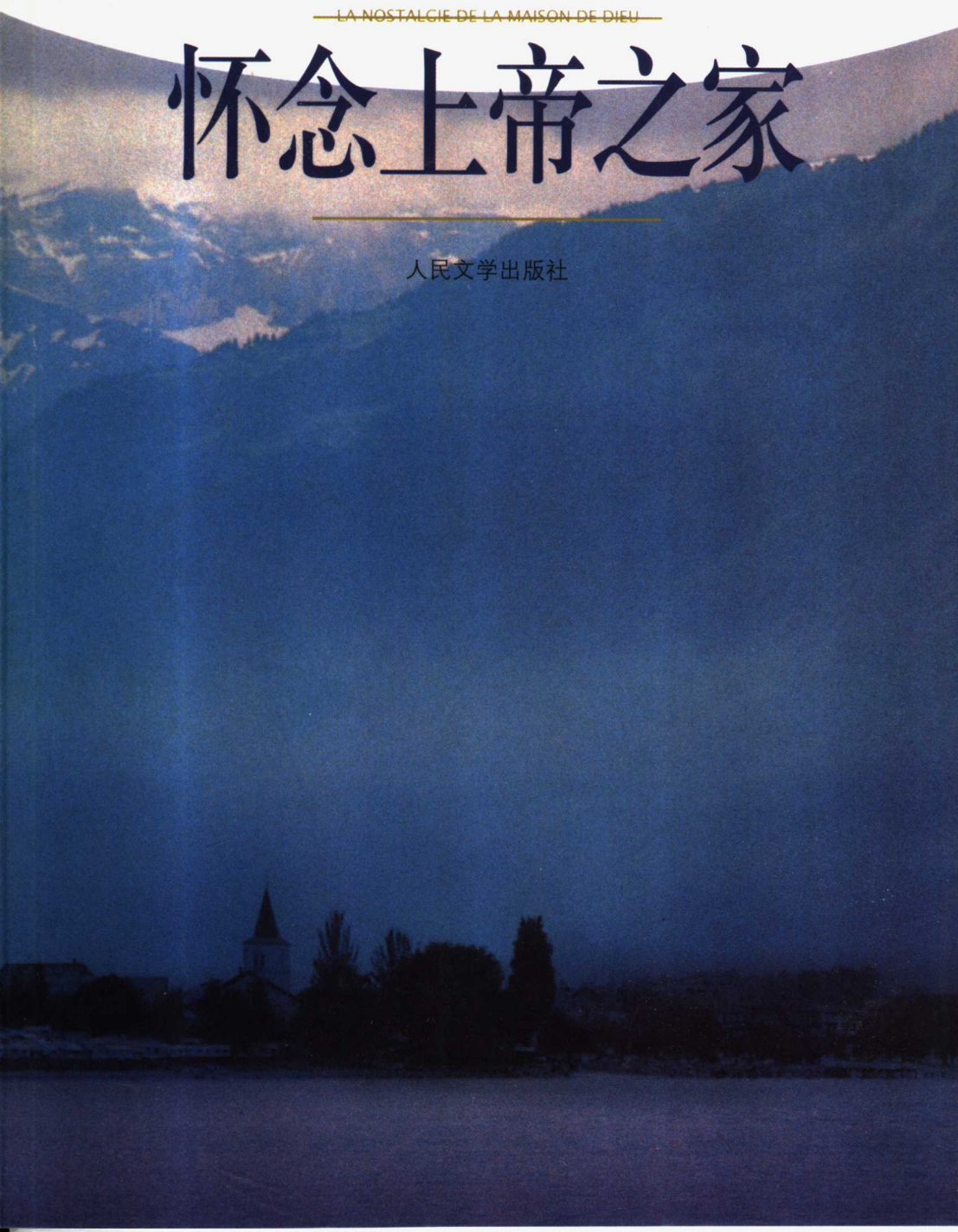


[法] 埃克托·比安西奥蒂 著 桂裕芳 译

— LA NOSTALGIE DE LA MAISON DE DIEU —

怀念上帝之家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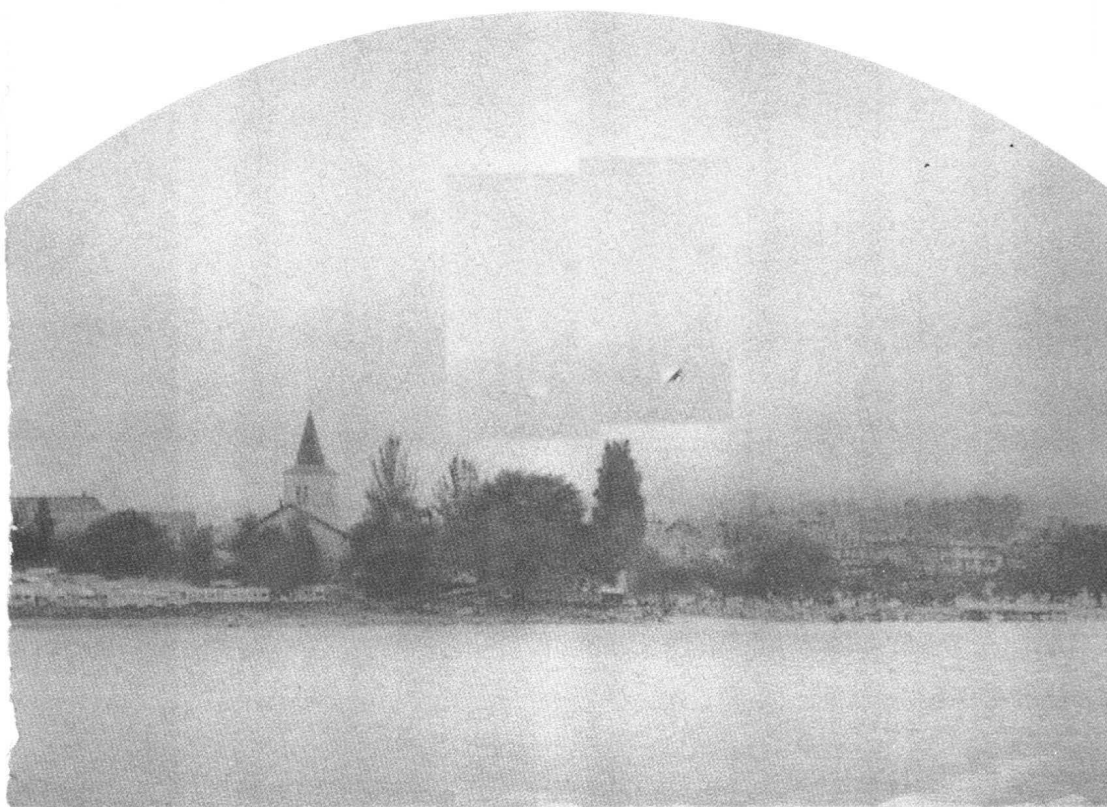


[法] 埃克托·比安西奥蒂 著 桂裕芳 译

— LA NOSTALGIE DE LA MAISON DE DIEU —

怀念上帝之家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- 2005 - 0386

HECTOR BIANCIOTTI
LA NOSTALGIE DE LA MAISON DE DIEU
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200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怀念上帝之家/(法)比安西奥蒂著;桂裕芳译.
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5.9
ISBN 7 - 02 - 005214 - 2

I. 怀… II. ①比…②桂… III. 长篇小说 - 法国 -
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57918 号

责任编辑:温哲仙 装帧设计:康健
责任校对:朱美凤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怀念上帝之家

Huai Nian Shang Di Zhi Jia
〔法〕埃克托·比安西奥蒂 著
桂裕芳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90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3.375 插页 2
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6000

ISBN 7 - 02 - 005214 - 2

定价 10.00 元

译者前言

《怀念上帝之家》是法国作家埃克托·比安西奥蒂(Hector Bianciotti)(1930—)二〇〇三年出版的小说,颇受赞誉。作者祖籍意大利,早年居住在阿根廷,后返回欧洲,定居巴黎。最初用西班牙文写作,一九八二年开始用法文写作,第一本法文小说《没有基督的慈悲》(1985)获费米娜奖,其他作品也多次获奖。与此同时他先后为《新观察报》、《世界报》等报刊撰写文学评论,又为伽利玛等大出版社评审稿件,既是作家又是记者。一九九六年被选入声誉最高的法兰西学院,成为“不朽”的院士。

《怀念上帝之家》名为小说,实际上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小说,它不强调时序,没有按逻辑来分章节,没有贯彻始终的情节或性格上有进展的人物。作品中的叙述者为五十七岁的钢琴家,他回忆生命中的三个场景。第一部分是他在十几岁时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,地点是在已故母亲的老屋里。父亲也是音乐家,忙于演出,将他托付给乳母兼管家

吕西安娜。这次会面十分匆忙。孤独的儿子与父亲之间相对无言。“我们滑入沉默,深陷下去,一言不发,甚至听见断续的柔风吹动枯叶拂弄大门的声音。”但是对音乐的爱好甚至崇拜是父子俩所共享的。“音乐不属于尘世艺术,它超越了尘世艺术,自成一个世界,它是无始无终的。”这种信念或认知可以说是这本小说的主线。

第二部分没有时间标记,地点在巴黎。叙述者要为吕西安娜买房子便拜访了一位卖房的女房东德特雷夫人。这位孤独的夫人好不容易找到聆听的人,便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,而这里的谈话大多是自白而不是对白。她谈到巴黎、谈到因痴呆而自杀的父亲、谈到“生命的尊严”、谈到对女儿的歉疚和丧女之痛,更谈到具有思辨性的主题,如音乐、命运、爱情,如“爱是不计算时间的,它没有年龄,它这里那里不停地动,像蝴蝶一样”。这位女士曾教授过文学,对音乐有独特而深刻的理解,“音乐也先于话语,正如晨光慢慢宣告太阳的出现……”在由人谱写的音乐以前,是“大地和空气的音乐”。

第三部分又回到叙述者十几岁的时候,他与音乐老师唐·萨维内在美国乘火车的那一幕。这位大师中之大师发挥他对音乐的感悟:“音乐没有,从来没有开始,也永远不会有结束,它是无限的节奏,而无限既无中心也无边界……”这些引人深思、颇具形而上学色彩的句子比比皆是。老师还谈到上帝,谈到耶稣受难的故事,谈到灵魂。最后火车出了事故,老师不幸遇难。

这三个片断或场景可以说表现了三个主题:父母、上帝与音乐。叙述者终身怀念他未曾谋面的母亲,“自我有记忆时起,死亡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”。父亲对儿子冷漠,但将自己的音乐老师推荐给儿子使他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钢琴家。儿子对母亲老屋的怀念就是对上帝之家,对音乐之家的怀念。

小说的结尾十分浪漫:叙述者旅居布拉格时,隔窗看见一位小姑娘和一位小男孩并排坐着弹琴,男孩弹得不好,于是叙述者隔窗也弹了起来,与小姑娘一同弹奏。三十八年以后他与她偶然相逢,她说从那以后,她再也没有碰过钢琴……“昔日,在两扇窗之间,在两架钢琴之间,即时的爱情已离去,爱情……永远地消逝……”

作者的叙述在具体与抽象、明确与模糊、袒露与隐秘之间自如而流畅地穿行,然而当叙述者推开往事的一扇扇神秘之门时,读者有时不免感到困惑,会觉得表述方式稍有几分唐突,但读者耐心看下去,便会感到其中的美,一种意境的美。

有的评论家认为既然音乐为本书的主线,三个部分分别像是三个乐章,而每章内部的变化和转折就犹如音乐中变奏的技巧。这种看法也颇具新意,但是否有几分牵强,有待于读者的感受了。

桂 裕 芳

2005年5月

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距今已有二十年了,当时我十六岁,他呢,大概四十三岁。在这以前的四个夏天里,我只接到他语气笨拙拘束的电话、仓促潦草的来信以及最后从遥远的地方寄来的明信片,他一再允诺很快与我相聚。

我们约好去母亲那座偏远孤寂的房子,母亲生我时是在那里去世的,它成了我的度假地。我们的相聚十分快乐,但我忘不了他离去的那一刻——虽然对我来说它还不是后来发生的悲剧,只是预兆:他不紧不慢地走下那多石的小路,小路经过荒芜的花园后来了个急转弯,隐设在可怕的一大排仙人掌后面,在那里接上了另一条小路,我们称它为“山羊小道”——其实当时那地区并没有这些无畏的动物。小道崎岖,直达那条庄严与平静的河流,它在房屋的视野之外,我们一直为此感到遗憾。

我们相聚的时间很短，在重逢的快乐以后最初有几分茫然，但内容紧凑。尽管我们的年龄相差悬殊，我们的交谈只涉及双方的职业，幸好不是相同的职业。确实，我像往日一样征求他的意见，特别是避免谈及我少年得志的名气——随着独奏音乐会的日子日益逼近，名气所引起的无情恐惧有增无减。父亲也有名气，是小组共享的，可以说是集体的名气。

他到的当晚就说要走，我觉得很突然。他必须走。没有二话。我没有提问题，但我在想可能从此再见不到他。自我有记忆时起，死亡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当你还不满四岁时，有人指给你看母亲的坟墓，这是难忘的；当你看到母亲罕见的照片时，父亲灌输给你一种困惑的崇敬。

我太清楚他的习惯了：当 he 在那排可怕的仙人掌处拐弯时从不回头看。从前我们一同度夏天时，他临走时从不看我，引起我这个幼童的哭泣。只有一次我抑制住眼泪，显得坚强，骄傲，突然间无情起来，这是孩童并不与生俱来的，我能随时如此。他往下走时脚步突然放慢，我听见一些碎石在他脚前可笑地滚坍。

这一次——最后一次——我希望他忘记这个内心的传统。当只有上天能救你时，你祈祷，我也一样，刹那间我相信他会走回来，我能再看一次他的面孔，他不是用力地捏过我的肩吗？他不是用手缓慢地，甚至温柔地滑过我的脖子吗？虽然他只是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鼻尖，我不是感到他

温暖的嘴唇使我全身发热吗？

他的声音善于将思想转移到谈话之外的赤足散步，他的声音中有……他的声音中有一种无法言明的东西，轻声告别的气息，最后的目光，两位音乐家所分享的最后的旋律，他们在现实的一角，对他们来说也是秘密的一角，曾经在生命的某一时刻几乎合而为一。我喜欢将头靠在他胸前，同时摸他的脉搏，当时我想像，我相信他的生命全部依赖于我，而且永远如此，因为在我的拇指和食指间是血脉暗流的跳动声。

没有抚摸，但双方同处在一种绝对的、稳定的安宁中。这时我观察他的眼睛，它们没有动但已经离开，走得很远，更远——父亲的两眼颜色不同，一只是蓝色，另一只是浅褐色，一只在小鱼状的眼皮下半睁半闭。我想深入父亲的眼睛，看看他在注视远方的什么。我们也通过眼光相互触摸。

他常常从一个仿佛被他发现的璀璨世界归来，他抱着我走来走去，直至穿过睡眠的镜子。“睡吧，”他说，“我会一直睁着眼。”

在长时间里，我认为单独一个人就能使另一个人感到满足，就当时而言，他眼中的另一个人就是我，我眼中的另一个人就是他。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人们在相互毁伤时才能相互结合。人们对自己身体的感知十分迟钝，十分糟糕，只知道它的形状、外表，不知道噪音，噪音表达我们身上的一

切,如果听它的录音,我们会感到吃惊而且往往局促不安。

谁也不在身体所处的位置上,虽然对人而言世上最神秘的莫过于他崇高的机件,在那里一粒无限就可以聚精会神地思索。然而,认知可能在人体前受挫,人体是它的界石——一切知识的边界。

不过,拯救人的信仰其实就是知识。而这一切——身体、一粒无限、我们的界限——我是在几年以后我们最后见面时学到的。

我出生的那座房子从没有吸引鸟类,也没有厚待植物,相反却引发了邻居们的猜疑——其实他们并非真正的邻居,因为都离这里五公里以上,在橙色山冈过去,更远的住在地平线尽头的淡紫色山冈处。

当地人经过两代或三代编织出了一些传奇故事。这座房子在景色中显得荒诞不经、咄咄逼人,因此当然引起种种传闻,它们至今仍然使母亲的曾祖姑当年希望的孤寂有增无减。她在世界的尽头挑了这个荒凉的地方,决定了房子的位置,它不理睬那条近在咫尺的河流,傍晚,当本地始终好客的风减弱时,我们听到嘈杂声……像织物散成丝缕的汨汨声。

母亲的这位远亲出奇地富有,她曾在瑞士的吕塞尔地区看见一所她认为十分理想的房子——木结构,巨大的斜坡屋顶和只能从室外楼梯进入的、垫高的一楼。

这位曾姑奶奶有洁癖，嗜好将每间房里的家具和物品布置精确——据仆人们说，一旦装饰完毕她便不再去——她很注意自己的仪表，但十分马虎……我可能与她合得来。

那些所谓的园丁在谈不上肥沃的土壤里种了几小块地——中间用插满荆棘的石堆隔开——我请他们收拾收拾客厅和主要的卧室，启动冰箱和白珐琅的煤气灶，我还记得，那个灶像铸铁炉一样，与烧煤的黑灰色“经济灶”很不协调，后者像是往日无声影片中的福特T型车。

父亲应该乘每日的商船来，它没有时刻表，有时晚到有时早到。

小时候，我偷偷地下到河边，沿着长满杂草、两旁有荆棘的河岸走，一直走到粗糙水泥地的河堤，有船在那里靠岸，因为缺乏真正的港口设施。

即使下坡特别是上坡很费劲，我感到的不仅是快乐，而是幸福，因为我需要水，需要小鸟，它们不再光临我们那严峻的山丘——我没有回去，永远也不再回去。

我很早就到了现场。焦虑和各种恐惧使我无法欣赏景色，再说，景色在阳光下显得平坦。

时不时地有些汽艇和几艘小帆船。强烈的光照似乎在不觉间有所减弱。阳光倾斜，很晚又成为水平，使对岸几棵树的影子在水面上延长。接着轮到小鸟在空气的涡流中疯狂地、精确地飞舞。这就是完美的生活，它们精确的生活，

不论是在翱翔还是在飞舞，它们相互呼唤，艺术地相互穿插，有时它们突然从高空依次俯冲，仿佛从跳板冲向我们所看不见的那一点。

太阳似乎变大了，红通通的，但带一个金属色光圈，有点像戏剧的聚光灯。帷幕拉开了，露出变得透明的月亮，在地平线顶端，很远的地方，出现了那条船，像个玩具。

三三两两的人朝小小的河堤走去，后面是两三位河运雇员以及——从声调和姿势上看——他们的工头。女人们身着印花布裙衣，头戴草帽，被她们的孩子弄得烦躁不安，孩子们在河岸上跑，受到斥责后就躲到灌木丛后面。

船驶近了，十分缓慢，一些古怪的黑头鸟围着它飞，它们不像冬天的海鸥，虽然也如海鸥一样喋喋不休。

人们不说话，一个女人摘掉了帽子，大概为了让她等待的乘船人能认出她来。旅客们一一出现在甲板上，每人都努力寻找自己所熟悉的面孔。他们在指手画脚。他们人数不多，我父亲是最后一个，像其他人一样用目光找我，但我犹豫着不想露面。他穿一件红短袖衬衫，他一直喜欢红色。一个念头有如电流在我脑中喷发出来，它既是我的思想又不是我的思想，使我对他的到来感到后悔。我朝前走。旅客们顺序下船，经过不够高的窄门时不得不弯着身子。父亲看见了我，宽厚地微笑，也感染了我，我为刚才闪过的思想感到害羞。

人们散开了，孩童的喊叫声远去。父亲和我相互握着

双手,在彼此细细观察以前犹疑着是否拥抱对方。我们没有相互拥抱。

太阳下山已有半个小时,但天空中这里那里闪着银光。我们来到屋前。我将我们的那串钥匙递给父亲,叫他放心,他的澡盆和淋浴器都保存完好。他表现得细致、缓慢和精确。他不喜欢用钥匙乱找锁眼,他曾长期使用这把钥匙。我低头提起他的小手提箱。他推门时,门吱嘎作响,最上一层楼上发出喀哒声。此外,真仿佛黑夜藏身在客厅里,为关着的木板窗所庇护。一切都是深色:走廊的墙壁,一直通向三楼的“之”字形楼梯。深色,没有颜色,或者是老照片褪淡的颜色。闷味、霉味与地板打蜡的气味均匀地混合在一起。

我们推开窗,父亲一眼就注意到加沃牌钢琴在地板上的痕迹和茶具,他用顽童的姿势让茶具在餐具柜里丁丁响。两窗之间,壁毯上那幅创业老祖的椭圆形肖像画已荡然无存,壁毯从前十分鲜艳,但在我眼中一直褪了色,图案模糊不清。

我父亲……是的,现在我又见到了他。刚才在河堤上,他的面孔显得暗淡,现在他身上仍然散发出一种温和的优雅。他仍然忠于他热爱的火红色。但他无名指上的暗金戒指使我很困惑,戒指扁平的大底盘上有一只线条不清的金龟子。而以前他从未戴过戒指,甚至包括结婚戒指。我尽力不看它,我不提问题,我什么也不说——但这种无言在我

心中沉甸甸的。

我们在厨房里吃晚饭：鱼虾饼、胡桃沙拉、番木瓜和果汁。

进门时，父亲被一个空的木屑盒绊了一下，它从桌子下面伸出来，像是博物馆的石状展览品。人们肯定把它弄来装女看守人那只一直呆在室内的老猫。我还记得它那橘黄色的毛，梦见它一面脱去手套，一面对我讲话。

我们感到胆怯，我猜他和我一样，彼此用微笑来填补沉默，但微笑转瞬即逝，相互之间的严肃神态使我们彼此远离，各自缩回心底，我们可以在对方脸上看到暗示着秘密的软弱或失望。

我不敢问他我们为什么长久没有见面。我愿意避免拘束，我希望这只是一个偶然提到的简单问题，而我想知道的事我早就知道了。

原先我不相信没有他我能在所谓的事业上攀登头几个台阶。当然他把我交给了可靠的人，大师中之大师，唐·萨维内，这位先生明智地禁止我在十四岁以前公开演奏。附带地，他坚持说一位音乐家可以让钢琴说出他羞于让大提琴说出的话，因为钢琴的音质空灵，而大提琴的音质却模仿人声和人的气息。

如果唐·萨维内没有对我说这些，我可能会长久地怀疑父亲，怀疑他认为我的天赋超过他而远离我——不是出于

嫉妒，而是出于担心，怕我对他的过分依恋会损伤、削减我的才能，使我无法在某一天超过他。我必须自由地、孤独地飞起来——这话是大师所说——而不要局限于他的高度。我必须打破一切顾虑，哪怕心中积累那许多事后的愧疚。

在这次相聚的前一年，我和大师在纽约，听说父亲正在巴尔的摩表演四重奏。

我原本打算在音乐会后出其不意地去看他，但是在幕间休息以前，我放弃了。随着演奏的进行，我缩着身子，在椅子上蜷缩着。我为自己敏锐的听力感到遗憾，当然它能抓住音色——他的大提琴的音色——的细微差别和节奏的完美感觉，但也能抓住心灵的欠缺。

我真想转移到他身上，溶化在他身上，唤醒他向我传授的知识……我不等掌声减弱，场里亮起灯光就走了。我无限忧愁，心想与父母——此时指我父亲——的亲密并不使我们更了解他们。相反，他的演奏方式使我想到了许多事，转瞬即逝的、黄萤般的念头。

毫无疑问，父亲的话很夸张，他对朋友或同行说有一天他和同事花了好几个钟头来练习四重奏，休息时，他们听见我在哼唱两个交叉的旋律，然后又自然而然地分开哼唱，于是他让我坐在钢琴前，钢琴是锁着的，他将它打开，在上面弹了第一个旋律的头几个音，将琴凳的高矮调好，并且，我还记得，往上面放了两个花纹褪色的绣花椅垫。我知道那是母亲的钢琴，她去世后谁也没有弹过。父亲甚至坚持说

我的右手立刻找到了一个旋律,另一只手也没有用多长时间,然后两手正确地弹出两个旋律。

照父亲的说法,我当时还不满三岁,其实我已经四岁了。我知道从这天起,琴键就是我的家,我的巢,我伸手可及的快乐天空,我在那里生活,在那里填充我的孤独,而且也许将来在那里对自己隐藏自己。

我们滑入沉默,深陷下去,一言不发,甚至听见断续的柔风吹动枯叶拂弄大门的声音。他从我肩头望过去,身体僵直,稍稍张着嘴,甚至屏住了呼吸。

也许他在这所过分装饰的巨大房子里从来就不感到自在,游移不定的影子四处游荡,沿着天花板和“之”字形楼梯,消失在复折屋顶的走廊里,消失在我们坐着的客厅的几面墙上,在下垂在地板上的沉重的窗帘之间。父亲动弹了一下,克制自己别架起大腿——大概为了分辨黑夜中的嘈杂声——这使我明白焦虑和恐惧攫住了他。

孩子能熟悉他出生的房屋。我在那里从来不害怕,但我总是悄悄地从母亲套间的双扇门前经过,从未进去过。父亲是否害怕了?害怕威胁,害怕某个讨厌的人?

从经过室外几级台阶通往的中二楼传来一种明显、细致和清晰的声音,我们终于微笑了,认出那是吕西安娜的步伐,她从前是我的家庭教师,现在是这个地产的看守人。钥匙在锁眼里精确地转了三圈——从前是为了打开仆役进出

的包铁的门——总是那么精确，她时不时地来给房子换换空气。

吕西安娜就在那里。我们瞧着她，她瞧着我父亲。她是简朴的化身，神态像贵族修女，两手交叉在腹部，始终露出的稚气笑容立刻驱散了衰老，脸上的皱纹盘向耳边，左眼半睁半闭，显得很调皮，珍珠色的鬓发在后颈上拢成一个发髻。惟有她两腿分开的习惯姿势使人想到她出身农民。

她停在门口，父亲张开双臂走到她面前，还在一个无法移动的衣柜上撞了一下，但他没有亲吻她，只是双手抓住她纤弱的肩头摇晃。吕西安娜的眼睛闪着光——她那半睁半闭的左眼仿佛突然惊醒，更显明亮。

父亲示意她在他坐着的长沙发上坐下，她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轻轻点头，两手扯扯黑裙衣，过来在长沙发的另一端颠着屁股坐下。

我很快就成了旁观者，缩在绿色灯罩下令人惬意的微光里。这两个人聊了起来，似乎很投机，而且很快就滔滔不绝，吕西安娜身上那件可能是母亲的黑裙衣开襟上有精致的皱褶。他看上去乐于使她着迷——他喜欢恭维人，善于给字词——他的字词穿上新衣，当吕西安娜反驳他时……

父亲和我与她的关系十分不同。吕西安娜可以说曾是我的代理母亲，但我并不依恋她。甚至在我很小时我也从不把我的秘密，即使最小的秘密，告诉她。我不信任她。我不爱她。